

《第七天》：生死帷幕上的诗意秘境之花

刘柯兰，卢云芳

文华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湖北武汉

【摘要】余华在《第七天》中以“死者漫游”的超现实叙事重构了当代文学的死亡书写范式，通过诗性书写将残酷的荒诞现实与温暖浪漫的虚构乌托邦作为观照生命的棱镜，余华依托杨飞的灵魂在现世与彼岸之间徘徊行走，在荒诞中洞见真实，在模糊的时空转换中展开对生存苦难的审美转化，透露出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和对生命的悲悯情怀。中西不同的亡灵文化基因通过《第七天》在当代中国文学场域里进行创造性熔铸，在存在主义的哲学维度上赋予“向死而生”新的文学内涵。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剥离世俗遮蔽、追问生存本质的起点。底层生命的坚韧与希望在诗性建构中绽放出永不熄灭的火焰，以生存哲学照亮现代困境，缝合现实裂痕，揭示哲学乌托邦在生死帷幕下的诗学魅力。

【关键词】亡灵漫游；虚实镜像；中西融合；存在主义；诗性正义

【收稿日期】2025 年 9 月 19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10 月 15 日

【DOI】10.12208/j.ssr.20250392

The Seventh Day: A poetic secret flower on the curtain of life and death

Kelan Liu, Yunfang Lu

Wenhua Colleg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han, Hubei

【Abstract】In *The Seventh Day*, Yu Hua reconstructs the paradigm of death writing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with the surreal narrative of “the dead roaming”, using the cruel dystopian reality and the warm fictional utopia as the prisms for viewing life through poetic writing. Relying on Yang Fei's soul, Yu Hua wanders and walks between the present world and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gaining insights into the real in the dystopia, and launching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s of existential suffering in the ambiguous transformation of space and time, revealing an attack on dark reality and compassionate feelings towards life. It reveals an attack on the dark reality and a sense of compassion for life. The different cultural genes of the dead in China and the West are creatively fused through *The Seventh Day*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field, giving new literary connotation to “life after death” in the philosophical dimension of existentialism. Death is no longer the end of life, but the starting point for stripping away the secular obscurations and inquiring into the essence of existence. The resilience and hope of the underlying life blossom into a never-extinguished flame in the poetic construction, illuminating the modern predicament and sewing up the cracks of reality with the philosophy of survival, revealing the poetic glamour of philosophical utopia under the curtain of life and death.

【Keywords】Undead wanderings; Virtual mirror image of reality; Fusion of East and West; Existentialism; Poetic justice

1 叙事结构的诗意构建

1.1 自由亡灵的漫游之旅

在五光十色的世界文学殿堂中，有这样一类小说文体十分具有独特性，即漫游者小说。从塞万提斯笔下唐·吉珂德的骑马闯世界到吴承恩构建的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西游之旅，漫游者的足迹在文学长河中蜿蜒。这类作品往往通过主人公的旅程串联起世间万象，在

冒险与求索中承载着作者对人性、社会的洞察。漫游者小说致力于用移动视角打破单一空间的叙事局限，让个体经历成为反射时代的棱镜。而在余华的《第七天》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漫游者——亡灵。他们以超脱尘世的视角，颠覆传统叙事范式在生死的边缘徘徊、游走，开启了一场别样的叙事之旅，在荒诞与真实的交织中开辟出审视人性的新视域。

《第七天》以主人公杨飞死后七天内的所见所闻为主线,在生死夹缝中的“无主之地”展开了一场超越时空的自由漫游。“浓雾弥漫之时,我走出了出租屋,在空虚混沌的世界里孑孓而行。我要去的地方名叫殡仪馆。”^①故事开篇便推翻了我们一贯的故事逻辑认识,以死亡天崩开局。杨飞在第一天于殡仪馆思考骨灰归宿,第二天回溯与李青的爱情悲剧,第三天重温童年的温情创伤,直至第四天他来到“死无葬身之地”,在之后的几天里与鼠妹、李月珍等亡灵相遇,最后一天如愿见到父亲,选择成为“死无葬身之地”的摆渡人。在七天的旅程中杨飞的足迹串联起殡仪馆的冰冷残酷、“死无葬身之地”的温情乌托邦以及无数亡灵碎片化的记忆残片。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独立场景与人物,在杨飞的游历过程中被编织进了同一个故事里。这里的每一个亡魂,都有着自己的悲伤与遗憾。杨飞的游历,让这些孤独的灵魂找到了彼此相连的纽带,让他们的故事在这虚幻又真实的世界里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生死、爱与命运的奇异图景。

若说杨飞的游历为故事的一条主线,亡灵叙事则打破了传统线性时间的束缚,让亡灵们得以在虚拟的时空中自由穿梭,既回顾生前往事,又窥探死后世界。在短短七天里,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地点事件如万花筒般呈现绽放在沿途。除了杨飞的自我叙述外,余华还让杨飞之外的亡灵与生者各自成为记忆的棱镜,他们破碎的回忆碎片在碰撞与叠合中,如同多面镜般折射还原出世界的复杂真相。以强拆事件为例,小敏父母临终前的暴力场景、殡仪馆将死因篡改改为意外的流程化操作、伍超在城中村铁皮屋的生存困境,通过不同亡灵的碎片拼贴,暴露出资本与权力合谋下底层生命的脆弱不堪。虚假的官方叙事与血淋淋的民间记忆形成残酷对照。这种散点透视的叙事策略,让每个亡魂成为社会病理的切片。不论是鼠妹因为山寨手机自杀,还是李月珍为二十七个弃婴发声丧命,每块看似独立的悲剧都在漫游轨迹中编织成网,共同指向一个共同主题——当现实被利益权力扭曲异化,死亡就会成为揭露遮蔽、直抵本真的开端。多声部的叙述对话和广阔的地理空间营造出一种超脱现实的诗意氛围,亡灵们在这趟漫游途中赋予作品开阔视野和深邃内涵,这场生命的灵魂修复与探索让我们足以俯览社会全貌。

1.2 圆环结构的交织嵌套

余华在《第七天》中运用的复调叙事手法,是其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晶。独特的圆环结构首尾呼应,与多条交织嵌套的故事线共同强化了复调叙事的多元艺术张力。从叙事学理论来看,圆环结构通过首尾呼应与层次嵌套强化故事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形成了封闭而自洽的意义系统。首先,整个故事以主人公杨飞死后七天的亡灵漫游形成了叙事圆心,而他的每日见闻如同一条条辐射状圆线从圆心向外扩展,每个片段虽然独立但都最终汇入死亡的庞大主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圆。具体来说,杨飞从第一天以殡仪馆为起点到第七天回归起点形成闭环。杨飞到殡仪馆开始寻找父亲,经历游荡与追寻抵达“死无葬身之地”,最终在殡仪馆与父亲重逢并决定留在“死无葬身之地”,他完成了从生命迷茫到超越解脱的轮回。其次,每条圆线都从不同维度切割主题,人物的命运在不同的重复循环中成为同一施暴对象的牺牲品。杨飞的一生都在被抛弃的路上寻找归属,却在死后也没有自己的墓地,漂流到“死无葬身之地”,终无归属。鼠妹后悔因山寨手机跳楼与男友阴阳两隔,然而当男友来到亡灵世界后却因鼠妹早先一步去到墓地安息而有情人终不重逢。作品中所有底层人民无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最后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社会的苦难与生命的嘲弄最终成为了命运无力的败笔。受害者们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如同圆环上的刻度共同丈量着底层生命在现实与死亡交界处的精神轨迹。

《第七天》对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圆环结构的叙事张力。它通过死后七天的亡灵主线与生前记忆的现实支线交织,形成虚实镜像的嵌套循环。比如强拆事件在第一天和第五天被重复叙述,但这不是简单的情节复现。前者借杨飞的旁观视角描写强拆之后凄惨的废墟场景,“一个身穿红色羽绒服的小女孩孤零零坐在一块水泥板上,断掉的钢筋在水泥板的两侧弯弯曲曲。”^②后者以当事人视角呈现暴力的瞬间性和无法抵抗,“他们听到过扩音器发出的警告声,见到过推土机严阵以待的架势……直到楼房响声隆隆剧烈摇晃起来,他们才被吓醒。”^③不同时空的碎片拼贴使个体创伤升华为群体性的公共记忆。鼠妹的死亡真相更是通过四个视角的蒙太奇拼贴得以完整,即鼠妹本人的亡灵记忆、男友伍超对自己购买山寨手机的悔恨、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冷漠记录及杨飞在亡灵世界的旁观。

^①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②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③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48页。

我们初看鼠妹的死亡新闻肯定会觉得匪夷所思, 一个山寨手机便要了一条踏实吃苦的鲜活生命。然而究其根本, 余华将本来很私密的记忆作为新闻事件, 与公共创伤在嵌套中互文, 四层叙事圈层如同剥洋葱般层层揭露这个爱情悲剧的本质——消费主义陷阱、情感沟通错位、制度性漠视共同构成了死亡的推手。鼠妹代表了被消费主义侵蚀的底层边缘青年群体, 生死界限在亡灵世界的温情里消解, 个体命运嵌套于社会结构, 生前世界嵌套于死后秩序, 新闻事件最终被剥离时效性, 升华为了永恒的社会寓言。

1.3 生死世界的意识流透视

在《第七天》中, 感觉流动作为余华构建亡灵视角叙事的核心手法, 将人的感官体验与意识流的非理性逻辑深度交融, 将抽象的心理活动转化为可感知的感官符号, 形成了独特的感觉诗学。“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 身体带着我离开了候烧大厅。”^①这句话典型地呈现出亡灵躯体的自主性, 更隐含着触觉感知的微妙重构。杨飞保留着生前记忆却没有呼吸疼痛, 通过描写脚底与地面接触时若即若离的漂浮感, 将触觉符号进行错位表达, 生死交界处的荒诞虚无体验被具化为可感知的身体记忆, 飘渺亡灵真实又虚幻的游荡之感溢于纸上。

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为理解这种亡灵叙事的意识流特征提供了深层框架。冰山理论认为人的心理分为超我、自我、本我(分别对应意识, 前意识和潜意识)三部分, 潜意识作为冰山的底层支配着人类行为。在文中亡灵因为摆脱了现实世界的理性束缚, 潜意识无以压制得到释放, 成为所有行动的内驱力。杨飞的自我意识在死后退居二线, 身体成为了行动能力的主导者, 看似这趟亡灵漂泊颇具被动性, 但其实为潜意识层面的精神诉求。杨飞寻找自己不辞而别的养父, 实际上是对爱与归宿的寻找。父亲在潜意识中象征着杨飞的存在之根。杨飞作为被收养者, 身份认同始终存在模糊性, 我是谁的追问贯穿杨飞的一生, 而养父杨金彪用自己的一生与爱给了杨飞答案, 成为其自我认知的核心建构者。另外, 对李青的情感遗憾也是诠释潜意识内驱力的有力佐证。杨飞虽平静地接受了离婚协议, 但潜意识深处却囤积着无法言语的创伤体验和被抛弃的羞耻感, 最终凝结成自我价值的怀疑动摇, 认为造成这个结局的原因是自己根本给不了李青幸福。那些看似碎片化的婚姻记忆, 不论是不约而同做的相似梦境还是衣服

上互相镌刻的名字, 都成为了潜意识里精心挑选的情感符号, 它们共同在这段未完成情感里成为杨飞怀念这段爱情的标记。当杨飞最终在亡灵世界与李青告别时, 他放弃了意识层面对物理性重逢的执念渴望, 保留了爱情曾经真实来过的情感证据, 完成了对生前爱情失败的心理哀悼, 达成与自我的和解, 让现代社会情感可被物质衡量的价值崩塌。总之, 这些原始本能, 对精神归宿的寻找冲动促使杨飞一步步走向“死无葬身之地”, 最终完成自我本真的探寻与救赎。

余华对意识流手法的创造性运用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具有突破意义。通过亡灵视角的自由穿梭将社会转型期的荒诞现实置于意识流的棱镜下折射, 亡灵的感官体验与潜意识流动内化为了个体精神困境的象征符号。在此基础上, 余华跳脱出描写个人的精神隐疾, 着眼于对当代国民群体进行无差别的批判。每一个碎片化故事都体现着现代性带来的精神困境, 让人反思深入骨髓的社会病症, 充满了泛现代主义的心理深度。余华并不遵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却又保留社会批判的写作意图, 感觉流动与意识流手法的结合突破时空场景的限制形成叙事合力, 让叙事自由更有延展性。用源自于西方的意识流手法参透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荒诞现实, 这种独特的感觉诗学让人们获得了触达灵魂深处的批判力量。这是余华对其自我走出舒适圈的挑战, 也是对读者接受的巨大挑战。

2 虚实意境的诗意建构

2.1 抛入式仿真新闻写作

抛入式仿真新闻写作是一种将真实新闻事件有机融入虚构叙事的创作手法, 其核心在于通过对现实素材的选择性提取、跨时空重组与文学性变形, 使作品在保持新闻真实肌理的同时, 生发出超越现实的艺术感染力。

《第七天》可以说是新闻事件的杂集汇总。余华通过抛入式的叙事手法, 把消费异化、暴力拆迁、官权腐败、民愤袭警, 火灾瞒报、死婴弃置、黑市卖肾等社会热点事件巧妙地嵌入故事中, 以主人公杨飞在死后七天的游荡经历为线索形成故事串联。我们可以在现实社会中一一找到对应的真实案例。而这也导致了部分学者认为《第七天》是新闻的无意义串烧而缺少了文学的艺术性。这种观点的局限性在于忽略了抛入式叙事背后的审美策略: 余华对现实素材的处理并非新闻的简单堆砌, 而是进行艺术化加工, 让新闻事件成为推进

^①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故事情节发展重要支点,同时深化主题内涵。首先,余华在庞大的新闻体系中挑选出符合再创造的碎片,模糊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将虚构与现实拉扯变形,零散碎片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时代隐喻。其次,他通过亡灵的独特视角观照现实,以暴力强拆和鼠妹因山寨手机自杀等情节展现个体突破精神困境的过程,使其成为反映底层人民困苦命运的象征。最后,在新闻“近、真、杂”的原生态基础上,余华赋予新闻文学特有的情感肌理与人性洞察,让本来很快会遗忘的纷乱杂事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时代永恒记忆。

正是这一系列的真实叙事增强了作品的现实关注与社会批判性,仿真写作的意义在此刻突显。它不仅记录了时代的伤痕,更通过艺术的升华,让这些伤痕成为永恒的记忆,唤醒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第七天》的腰封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与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是小巫见大巫”,脱胎于现实的鼠妹因山寨手机自杀,婴儿遗骸被当成医疗垃圾弃置等情节都是经过了文学性美化,而我们要明白现实的荒诞是未经加工的、持续发生的原生荒诞,具有更深的不可预测性和无边界性,刺痛人们本就麻木的心。艺术都来源于现实,甚至高于现实。通过仿真写作,余华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脉动相结合,借助亡灵真实触摸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无奈,揭示在矛盾中挣扎坚守的复杂人性,如同新闻曝光般的冲击力会促使读者去反思社会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终指向公平正义和人性美好,实现文学对现实的超越。“余华坚持用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国存真,为记忆存真。”^①

2.2 魔幻的灵魂宿地

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冷漠嘈杂,余华笔下的“死无葬身之地”是一个充满温暖浪漫与人性光辉的精神乌托邦。这种诗意描述不仅是对现实苦难的超越性补偿,更暗含着余华对生命本质的深情凝视。

首先,余华通过创造身份符号的消解机制来完成死亡世界的第一重诗意建构。在现实生活经历磨难的人们,来到死无葬身之地便放下了所有的恩仇。随着皮肤如树叶般凋落,身份符号的消解让灵魂们忘记了姓名、年龄 and 职业,忘记了自己的来时路,忘却了自己的死亡过程。阶层、贫富和苦难的印记被抹去,只剩下人

的本质,带着找到的真实自我与爱意救赎和其他亡灵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继续生存下去。书中李月珍在死后主动成为二十七名弃死婴儿的母亲,构成了生命共同体的理想样态。在亡灵世界里母亲角色与婚姻生育等社会制度的绑定被完全消解,李月珍的母亲身份完全基于灵魂的自发选择,她愿意守护这些弱小生命,回归母性最本真的情感本能。这种超越血缘与身份的互助关系符合了道家齐物论的平等观。

其次,余华对自然意象象征意义的解构完成了亡灵世界的第二重诗意建构。“我惊讶地看见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我看见很多的人,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去。”^②水、青草、树木等自然景象构成了一个比现实更鲜活美满的生态环境,赋予全文清新而又神秘的色彩。水绵绵不绝地流淌象征着生命与灵魂的绵绵不绝与永恒活力,青草、树木的繁茂以及果子结满树枝代表着生命的延续。人类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在面对死亡时不会消逝,这种力量能滋养和慰藉灵魂,促使人们对美好事物展开永恒追求。树叶的抖动如同心脏的跳动,将人的呼吸同自然相联结,灵魂的情感共振永不会随着皮肉的脱落而逝去,反而如风和蜜酿的酒般更加醇熟热烈。

骨骼是文中非常特殊的意象。在其他文学作品中,死者的躯体常以骷髅或腐烂的形态出现,带着恐怖与恶臭。但是余华竭尽所能用诗意的温柔抚摸这些灵魂。“会不会很疼?”“不疼。”骨骼说:“就像秋风里的树叶那样一片片凋落。”^③诗一般美的语言让脱落皮肉的骨骼显得唯美而又真实,自然与人体成为共同体,作者有意迎合落叶归根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理念。“世俗欲望与物质枷锁在皮肉脱落时被一同抛去,只剩下赤裸纯粹的真实。”^④诗性的笔触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肉体是否完好,而是精神骨骼的不朽。

除了以上反复出现的自然意象,光也是非常重要的意象。文中在描述“死无葬身之地”时虽一片昏暗,但偶尔会有微弱的光出现,“我们自己悼念自己聚集到一起,可是当我们围坐在绿色的萤火四周之时,我们不再孤苦伶仃。”^⑤光给死者们带来了温暖和对美好世界

^① 洪治纲:《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11月15日。

^②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

^③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83页。

^④ 唐书晴:《论余华<第七天>的意象叙事》,《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12月20日。

^⑤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的希望,“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太阳,却光芒万丈,温暖着每一个漂泊的人的孤独内心。人们在这里对生命意义进行回溯与延续,对真挚爱情背后的误解进行弥补,跟生时仇恨和解。所有的灵魂死而平等,生命共同体的终极浪漫在这里得已成真。

没有墓碑的亡灵世界,正是对死有葬身的现世逻辑的颠覆。余华没有让自己陷入控诉现实黑暗的困境,而是突破世界观,创造了一个让灵魂能够安息的宁静之地。这里如同世外桃源般,远离尘世的纷纷扰扰,远离现世的喜怒哀乐,这里没有墓碑,没有骨灰盒,没有尸体,有的是生长于空和无的生命力,有的是走出时间与空间的自由与宁静,“死无葬身之地”成为了照见人类命运与时代精神理想归途的镜子。

2.3 解构与反转的生死镜像

余华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分别创造出现实与理想两个世界,用零度叙事勾勒残忍现实,用诗意化叙事构筑亡灵彼岸。

小说以主人公杨飞的亡魂视角展开叙事,这一特殊身份天然构成了零度叙事的基础。在描述现实世界时,作为游离真实痛苦与情感执念人间之外的观察者,杨飞的叙述始终保持着近乎冷漠性的客观,无任何痛苦恐惧的主观感受。“塑料椅子这边的候烧者在低声交谈,贵宾区域那边的六个候烧者也在交谈。贵宾区域那边的声音十分响亮。”^①余华寥寥几笔描绘了殡仪馆的场景,像冷冰冰的镜头一扫而过,留下读者进行自我想象。殡仪馆将死者按财富权力等级进行区别对待,殡葬行业的商业化与生命价值的空心化逐渐显形。在对鼠妹的死亡进行描述时,“警察伸出手了,女孩也伸出手了,思想工作做成啦,紧接着是啊的一片整齐的惊叫声,接着寂静了,随即我听到女孩身体砸到地面上的沉闷声响。”^②作者没有直接描绘人们的恐惧错愕与悲伤,没有表达杨飞目睹这一悲剧的痛心或愤怒,更没有引导读者去指责或同情某一对象,而是以听觉蒙太奇消解了道德审判,却让荒诞现实更具有时代病灶的刺痛感。

在对“死无葬身之地”的描述中,余华采用诗意的语言,却刻意避免情感渲染。鼠妹的净身仪式是骨骼们用树叶接水为她擦洗身体的画面,极具神圣感,但叙述语调始终冷静。杨飞与李青的灵魂对话依旧简短克制,

“你想我吗?”“我一直在努力忘记你。”^③没有诉说时的神情和动作描写,就连悲伤思念的情绪词都未曾出现。但正是这种极简语言让爱情悲剧的张力在疏离感中更加饱满,爱情在不堪的现实破碎,在亡灵世界中遗留余温,人性本真穿透纸张散入读者心中成为密密麻麻的惆怅与心痛。总之,书中描绘了诸多社会热点问题,这些现实情节充满了张力,与冷语调形成强烈反差,更凸显出社会现实的残酷和无奈。以死亡照见现实,这种远距离的叙事视角是亡灵语言节制冷淡的原因,活人的生机勃勃不会在他们身上出现。死亡并不是失去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

生前与死后互为镜像的叙事结构,实则通过双重世界的价值碰撞揭示生存本质。小说中生的世界充满现实的残酷与荒诞,人们在不公与冷漠中奋力挣扎,真情与仅存的尊严被现实彻底碾碎。人们在生前病态异化的制度体系下艰难生存,死后却在“死无葬身之地”获得真正的自由。这里没有住房医疗的担忧,没有社会上等阶层的压迫,只有记忆与情感将死者连接,共同和谐美好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生之沉重与死之轻盈形成镜像倒置,暴露出现实对生命价值物化的时代弊病。鼠妹的命运轨迹诠释了这一点,生前她成为了消费主义陷阱的牺牲品,手机成为验证情感信任的试金石。死后她却在亡灵世界获得了所有亡灵超越阶级与身份的关怀,在人类精神共同体中获得了重生。

余华通过亡魂视角的回望,让死亡成为现实的倒影,“实中有虚,虚中有实。”^④他通过冥界世界的反射将现实社会的异化现象暴露无遗,形成对现实的冷峻审视。“死无葬身之地”完全颠覆了原有的消极内涵,转变为对灵魂的祝福。亡灵世界并不是逃避,而是诗意救赎,隐含着对底层命运、社会公平和人性温度的深层呼唤,在耐人寻味的隐痛中完成探寻生命本质的书写。

3 中西文化的诗意突破与重建

3.1 灵魂意念的重塑

在中西文学传统中,鬼魂形象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密码。这背后是两种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鬼魂观念总是与阴森恐怖、因果报应紧密相连,地府管理体系和家族伦理体现着封建的纲常束缚,这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规范密切相关。鬼魂会因为冤屈或未尽之事而显形是人们对

^①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9页。

^②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③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④ 李灿:《“生前”与“死后”——读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当代文坛》2019年7月1日。

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一种想象回应。但在《第七天》中, 鬼魂所处的世界人人死而平等, 中国传统鬼魂世界的秩序枷锁消失无踪, 没有恶鬼和善鬼的好坏区分, 没有对不公命运的憎恨与批判, 在这个平等又混沌的空间里, 延续的是对人的尊严和温情的永恒追求。无论是杨飞永远走在寻找父亲的路途上, 还是李月珍成为了二十七个弃死婴儿的母亲, 又或是鼠妹穿着婚纱奔赴伍超买给自己的墓地安息, 这些都反映出灵魂行动是受人最本能的情感所驱动。余华这样安排, 更突出了死亡是生命的延续的终极命题, 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生前的经历, 更在于情感的传承, 在时间与空间的变幻莫测中情感是识别亡魂归属的唯一链接。

在西方文学中, 鬼魂往往是具有使命性的存在。如《哈姆雷特》中的鬼魂传达着复仇使命, 只有完成现世未竟之事复仇成功, 灵魂才能脱离炼狱进入天国, 灵魂才能得到安息。这与基督教理念具有很大的关系, 基督教强调灵魂的救赎与道德审判, 认为正义最终会得到伸张, 所以西方的鬼魂形象具有绝对正义的指向性。然而在《第七天》中, 余华采用去中心化的叙事手法, 以多视角多层次的叙述展现故事。这些游荡的灵魂在生前与死后都只能成为彼此经历的见证者, 无法明确自己的复仇和行动对象, 甚至对自己的死因也只能保持沉默, 他们游离于世俗之外无法靠近真相。相较于西方的个体英雄主义叙事传统, 《第七天》的安息是群体对现实苦难与无常命运的无奈接受, 而非积极超越。

余华在《第七天》中对这两种传统鬼魂观念进行突破与重建, 对现代灵魂困境做出深度回应。灵魂既非传统中国的伦理载体, 也非西方的神性容器, 而是现世社会的病理切片, 让死亡成为现实的镜子。真实世界中存在的等级制度在生死分界线的殡仪馆仍旧存在, 骨灰盒分为豪华、普通、经济三档, 火化炉子分为以金钱分割的高档炉和低档炉, 以及以权利分割的进口炉与国产炉。但余华并没有让我们永远陷在黑暗里, 而是从裂缝中透出光亮, 甚至照亮整个黑暗笼罩的世界。鼠妹的骨灰虽然装在低档炉的骨灰盒里, 却在“死无葬身之地”收获了比任何高档葬礼都温暖真切的告别。整个“死无葬身之地”成为了亡灵的乌托邦, 在这里他们能够永恒温暖地栖息生活。在异化的现实面前, 人性温度会在规则束缚之外悄然升高, 而这正是余华想表达的意义。在这个人性的乌托邦中, 死亡不是终点, 那些捱过的破碎

过程, 都会让我们重获新生。

3.2 彼岸幻游与魂魄游走

作为相同的漫游小说体裁, 余华《第七天》与但丁《神曲》在死亡叙事的框架上形成了跨时空的对话。前者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 将宗教史诗的利刃与现实批判的锋芒相结合; 后者则依托基督教神学体系, 构建了人类灵魂救赎的宗教寓言。两者在叙事结构与主题思想上颇具有相似性, 但也蕴含着东西方文化对死亡、救赎与人性理解的深层差异。

多重空间的嵌套叙事一定是两者最亮眼的相似点。“《神曲》里的叙事空间分为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重空间里每个境界又分为九层, 各层之中有无数的小场景, 形成了层中有层、大场景套小场景的环环相套的空间网络。”^①而《神曲》故事来源广泛, 不同来源的故事被植入到新文本中, 旧文本与新文本不断交叉重叠与磨合, 使得故事体系出现环环相套的特点。

《第七天》同样以灵魂游历展开多重空间。随着主人公的游历, 现实世界、死后世界、殡仪馆、死无葬身之地以及安息之地等多个场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简单来说, 可以将时空分为现实和死后两个世界, 殡仪馆则处于这两大世界的交界地带, 一边是现世的荒诞喜剧, 一边是死后的静默悲剧。死后世界包含了“死无葬身之地”, 由于安息之地仅有一部分亡灵可以去, 因此可以将其划分在死去世界之外的独立地带。需要注意的是安息之地与现实世界之间隔了死后世界, 两者并不在同一侧边。所以按照《神曲》的安排, 殡仪馆可以对应“地狱之门”, 因为这里是亡灵与现世最后的交割点。“死无葬身之地”则构成核心乌托邦空间, 类比为《神曲》的天堂。

除此之外, 《神曲》与《第七天》同为漫游者叙事, “前者由维吉尔引导在地狱穿过地心来到炼狱, 从伊甸园最后来到天堂象征灵魂进修之路, 后者由一个亡灵串联起不同的时空事件与不同人物经历过程揭露祖国社会现状, 其目的都是要给黑暗中迷失的人们指明一条通往光明的路。”^②《神曲》主张人们通过忏悔与赎罪来摆脱尘世罪恶走向天堂, 这是但丁为当时人们指出的光明道路, 契合当时宗教主导社会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余华则通过构建“死无葬身之地”, 让亡灵们摆脱现实等级束缚, 通过绵延生前情感得到慰藉, 让人们相信人性的温暖与本真, 看到精神寄托与希望, 这是

^① 于丰志:《从<第七天>看余华对外来文学影响的创造性转化》,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年,第16页。

^② 于丰志:《从<第七天>看余华对外来文学影响的创造性转化》,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年,第17页。

《第七天》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指明的光明方向。

除了以上的相似点,《神曲》与《第七天》在救赎路径与批判逻辑的分野中存在着本质差异。

首先,两者在宗教救赎与世俗情感方面完全对立。

《神曲》中的灵魂由维吉尔引导在地狱穿过地心来到炼狱,最后由上帝裁决能否进入天堂。整个过程充满着宗教仪式、忏悔精神与神的恩典。这种垂直的等级制度反映着西方文化中人永远臣服于神的信仰才能获得救赎。而《第七天》消解了超自然的审判者,将审判席移到了人间。亡灵在死后依旧蔓延的痛苦遗憾源自于生前没有了却的创伤。杨飞的父亲杨金彪一直以来都活在自己曾抛弃过杨飞的自责内疚与痛苦里,他为了不拖累儿子选择离开,平静地接受自己的死亡。到了死后世界他仍旧没有放下这种执念,用自己的方式为曾经的过错承担相应的痛苦。另外,鼠妹因为自己的一次任性毁掉了本来幸福的生命,更毁掉了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她与伍超本可重逢,却因奔赴安息之地最终错过,有情人终不成眷属是命运给予的审判。余华在消除了等级观念的空间中横向延伸出残酷的现实荒原,拓宽了文学中死亡空间的呈现意义。不过令人动容的是,在审判结束后,余华在情感上给予了人们赎罪的方式。当人们看到“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的场景,“在静默的围坐里听到火的声音、是舞动声,听到水的声音、是敲击声,听到草的声音、是摇曳声……”^①所有悼念自己的人围坐在一起,便不再孤苦伶仃。余华用从世俗绵延而来的情感联结取代了宗教的救赎流程,告诉我们其实只要找到最初最本真的自我和善良就能到达天堂。

其次,《神曲》与《第七天》构建乌托邦空间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前者在于宗教进化,后者在于社会批判。

《神曲》的炼狱与天堂以宗教道德为准则划分,灵魂需要通过净化罪恶才能获得飞升。但丁通过在地狱里对教皇与政客进行讽刺来揭示中世纪教会与世俗权力的伪善腐败。而《第七天》的“死无葬身之地”则致力于对现实世界进行镜像颠覆,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现实的权力异化,揭露社会问题。死亡成为了现实的镜像倒影,让读者深刻反思问题产生的来源与解决方式,从而拥有反抗荒诞秩序的意志与精神。比如在殡仪馆这个现实等级制度赤裸地,骨灰盒被分为豪华、普通、经济三档,火化炉也按金钱和权力划分为高档炉/低档炉、进口炉/国产炉。而“死无葬身之地”却是没有墓地的乌

托邦,这里没有等级仇恨与身份标签,亡灵的驱动因素是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情感牵挂。亡灵净化不是忏悔罪行,而是离开尘世枷锁后找到人性本真的自然流露,曾经互不相识的人们在这里互相依偎温暖彼此,救赎照耀彼此,成为朋友家人。这种叙事结构便于作者从个体精神归处的找寻转向群体灵魂的命运救赎与本真叩问。

《神曲》与《第七天》同是为迷失者指路的漫游叙事,却走向了不同的精神维度。余华既打破了西方宗教救赎的神话,也颠覆了中国传统鬼魂观念的枷锁。重新建立的文学死亡叙事,超越了个体悲哀,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情凝望。这不仅是对但丁创作精神的现代呼应,更是对中西文化困境的突破与重新构建。

3.3 救赎与抉择

余华在《第七天》中通过亡灵视角构建的生死两界,本质上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转译。这场奇幻之旅作为余华在文坛上的文学冒险,让亡灵世界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彼岸,成为现实社会的荒诞镜像。余华把个体在流动空间中的自由抉择与救赎意义置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现实语境中,形成了一场跨越中西文化的诗意对话。

在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框架下,余华突破中国传统观念中人与生俱来的伦理,让《第七天》中的人物在时代浪潮与命运无常中以主动抉择的姿态书写自我本质。

首先,存在主义哲学十分关注个体的存在和自由选择,萨特认为人从降生开始就没有与生俱来的固定本质或必然目的,而是通过自由行动和选择来完成自我的塑造。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在《第七天》中,人物命运的随波逐流与不可抗性贯穿整个亡灵生前与死后的漫游过程。但就在这样的不确定性下,书中人物在面对困境时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能够承担其选择的后果。伍超为了给鼠妹买墓地卖肾殒命,以生命践行了爱情承诺。李青为了追求事业和物质享受放弃了自己真挚的爱情,最后卷入贪腐案,落得狼藉荒诞的死亡下场。杨金彪收养杨飞后选择放弃婚姻,独自承担养育责任。每个人物都在时代洪流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相应代价,最终成就了每个人不同的命运轨迹与特定走向。

另外,由于文化基因的巨大差异,中西在情感与自由意志的表现方面有着很大不同。相对于西方强调个

^①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人本位的自由选择,《第七天》的亡灵抉择深植于中国文化的伦理土壤,将情感与道德责任放在了首位。余华巧妙地中和两种基因,形成了中国独特创新的存在理念。在《第七天》中,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在殡仪馆的灰色地带仍然延续,面对金钱权利对死亡界线的肆意掌控,杨飞选择摆脱秩序规则不进入墓地安息,而是留在“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引渡人。这一抉择彰显了存在主义的自我塑造,他愿意以一种更纯粹的方式在这个平等世界思考和感受自己的存在价值。人在死后既突破荒诞规则束缚,又恪守中国文化的情感伦理,通过引渡亡灵完成救赎,赋予生命本真的意义。这种对西方个体意志及中国情感伦理的融合,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中西合璧的价值范式。

当西方存在主义的个体自由遇到中国文化的情感本位,余华选择以记忆为舟、情感为锚,在荒诞现实的废墟上搭起救赎的桥梁。人物的抉择与悲剧是对萨特哲学与中国伦理精神现代转化的调和,人们的自由并没有建立在摒弃责任之上,情感连结与自我反思才是实现真正生命救赎的自我恩赐。这种撕裂时代面具戳中时代阵痛,在坍塌废墟上重建中国新时代的存在诗学,以诗意笔触照亮了人类在命运迷惘中找寻生命意义的永恒征途。

4 情感哲思的交织升华

4.1 向死而生的死亡乌托邦

在余华的《第七天》中,倒置的生命观是支撑全书的庞大核心支点。小说开篇便以死去的亡灵为动点,颠覆传统生死界限在现实废墟与亡灵乌托邦之间穿梭,在回溯痛苦和超越世俗束缚的过程中完成对生命本质的顿悟与精神的重生。

杨飞的死亡之旅本质上是一场对生前世界的祛魅。他目睹着现实的荒诞,看到底层人民在吃人的社会中逐渐被异化,人性扭曲,价值崩塌。人们成为金钱的附庸与权力的牺牲品,墓地成为了人们自我尊严的丈量品,生命的美好被吞噬,人性的温暖被冻结。就在这样荒诞黑暗的现实洪流中,余华开辟出了当代中国特色的桃花源——“死无葬身之地”。人人死而平等,亲人不再害怕骨肉分离,有仇之人在这个世界宽恕谅解。死亡作为生命尊严的加冕仪式,成为灵魂本真的叩问之匙。这种呈现方式如同诗歌中的隐喻,以极端形式批判现实,使人们在直面死亡的荒诞时能够反思社会的不公,唤起对正义的追求。

《第七天》在揭示现实的黑暗与荒诞时,以诗意的笔触重构了死亡与生命的关系,更在荒诞现实的底色上,以超越世俗的视角诠释了对生命崇高性的敬意,而这正符合诗性正义的诉求。

与但丁《神曲》中亡灵依托彼岸的宗教救赎不同,余华笔下的亡灵世界以记忆伦理与情感自律为核心创建救赎逻辑。杨飞在死后通过回忆与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执着努力寻找消失的父亲与自己的归宿,情感的延续成为他在亡灵世界实现自我和解的精神纽带。另外,鼠妹的灵魂净化是通过其他亡灵在人性本能的自发互助下得以完成的,骨骼们用树叶乘着河水为她净身,“鼠妹身旁的青草和鲜花纷纷低下头弯下腰,仿佛凝视起她的身体。”“青草在她身上生长,野花在他身上开放。”^①花装点着她的骨骼身躯,充满温情的净身仪式将救赎的主体归还给人本身。鼠妹在生前因为匮乏的物质与情感误会被现实世界抛弃,死后却在亡灵世界中获得善意与接纳。这种去宗教化的互助,使正义从上帝信仰转向人性信任,人们凭借着对生命记忆的珍视、对他者苦难的共情以及对人性本真的自觉守护,完成着对非正义现实的反抗,实现灵魂救赎。

在充满哲理与神性的“死无葬身之地”中,余华对人性致以最温暖的人文关怀,以这种浪漫深刻的方式让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在彼岸世界里发出璀璨光芒,揭示现代人对人性本真以及精神归宿的执着与渴望。

4.2 生死其一,自然无为

《第七天》里,处处无不透露着道家思想的随性、散淡与自然。余华巧妙地融会贯通道家思想,使其意蕴在死亡骷髅的骨架上行走,渗透于文本的肌理之中。道家道法自然、辩证统一的核心理念不仅成为解构生死边界的哲学,更在“死无葬身之地”的虚构空间中构建起超越现实维度的精神原乡。

首先,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和本质,是一种超越人类认知和语言描述的存在,无色也无味。老子曾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强调道是万物生成的源头,人们终其一生都应追求道。小说中“死无葬身之地”这一特殊空间正如同道一样,虚幻游离的特质让其成为超越现实的存在,为死者提供了精神寄托和归宿,暗示了人们内心深处渴望超脱世俗束缚。

其次,道家主张自然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世间万物都有其发展的自然法则,我们无需对其做出评判,无需试图冲破或改变定律。正

^①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97页。

如小说中的亡灵都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死亡, 坦然地接受命运所赠予他们的一切。比如张刚与李姓男子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但在死后两人却抛却了前尘的恩怨, 成为彼此在“死无葬身之地”的陪伴与支持。亡灵们逐渐像道家所倡导的虚静致柔般放下对功名得失的执着, 共同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生活下去。余华创作“死无葬身之地”的美好幻想, 让我们不再害怕死亡, 学会坦然接受生命中的得失与离别。死亡不再是生命的终结, 而是灵魂回归道之本体的自然过程。

道家主张用辩证法的思维看待一切,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 对立且可以相互转化。《第七天》通过塑造生前与死后两个镜像, 人间的残忍冷漠与彼岸世界的平等团结成为丈量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镜子。这种对立并非简单的善恶二元论, 而是《道德经》中“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的辩证体现。现实的恶成为映照灵魂本真的镜子, 死后的善是对现世异化的反思。杨飞因为无钱购买墓地只能走向“死无葬身之地”, 却阴差阳错地得到了永生。这种反差也恰恰印证了道家“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的智慧。人生有起便有伏, 只要坦诚接受, 勇敢追求, 问心无愧便好。

然而, 余华并未完全沉溺于道家的超脱境界, 而是在自然无为的表层肌理中注入批判现实的锋芒。死者们虽然在“死无葬身之地”放下了功名利禄和恩怨情仇, 放下了羁绊, 回归最初的生命样态, 领悟生命超越的意义, 但与此同时小说也借死者之眼观照现世混乱的社会秩序, 犀利地批判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余华借助道家思想, 在现实荒诞外壳的透明玻璃罩下书写生死, 为中国现代人提供了一面反映自我本真与生命本质的镜子, 灵魂归途的精神超越性在其中熠熠生辉。这种对道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让历史思想与当代精神对接, 叩击新时代生命愿景。

4.3 生若蜉蝣, 超越现实

在这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体系中, 人类连渺小的蝼蚁都称不上。《第七天》对底层生命存在状态的诗性隐喻, 暗示了人类生若蜉蝣的本质特征, 但余华在现实基础上冲破世俗轻贱, 用诗性正义抵达厚重的哲学思考。生命的轻与重萦绕交织, 汇成了一支深邃悠扬又沉重肃穆的歌谣。

生命之轻本质上是人们在荒诞真实的人世间遭遇的异化体验, 每个人都在各自生活的重担下找寻着生活的喘息与出口。《第七天》中, 面对世事无常的生命, 由于个人的承受能力与思想取向不同, 人们的选择也

就体现出了不同的生命态度。生命有时很轻, 作为这世上最易碎的玻璃——一粒米、一句话、一道伤, 也许就会让一个鲜活灵动的生命永远睡去。有人在经历过一次又一次困境的碾压摧折下, 到最后可能会因为一件毫不相干的小事付出生命的代价, 比如鼠妹因为一部假 iPhone 跳楼自杀, 而伍超为了给鼠妹买墓地, 在卖肾手术感染后死亡, 这些例子都说明生命在当今时代竟成为了物质买卖的附属品, 可谓是轻如鸿毛。当底层个体的生存尊严被物质符号量化、生命价值被社会结构性压迫所消解时, 人们的非理性选择往往就会暴露出生命本质的异化。

生命之重的哲学内涵则体现在面对生活负重时, 人对个体责任、道德良知和社会担当的坚守。杨金彪与杨飞在时代洪流中双向奔赴, 养父为了孩子放弃了爱情, 而孩子也对养父不离不弃, 在亲生家庭的引诱下, 他仍然选择与养父一起面对未来。这种于伦理困境中的坚守构成了对存在主义责任观的文学演绎。深厚的父子之情, 超越生死凝结成精神纽带, 生命中不可言说的伤害在幸福面前不值一提。他们的人生体现了生命之重, 正是因为责任和爱才让蜉蝣般生命在精神维度上有了重量坐标, 使得原本浮游般的存在获得了重于泰山的伦理重量。

生命的轻与重在文本之中形成了精妙的辩证结构, 完成了意识层面对生命存在与超越的精神救赎。人们在现实层面所承受着生命之轻, 却在精神层面的坚守中铸就了存在的厚重。有人成就百年, 有人半途就没入尘埃, 纵使生命短暂渺小, 人们仍然没有放弃对爱与尊严的追求。他们用破碎的躯体与完整的灵魂证明, 哪怕生若蜉蝣, 精神的闪耀光芒也能让生命绽放出永不熄灭的火焰。只要我们永远保持对生命的尊重, 对自然的敬畏, 对真实的友善, 对善良的执着, 渺小的生命也可以发出照亮宇宙的光芒, 实现生命与自然共同体的真正超越。余华所塑造的这种超越性生命意识不仅是对道家虚静致柔哲学的当代转译, 更是对儒家大同理想的人文精神进行现实重塑, 为当代人在异化虚无中重建生命价值与信仰提供了文学化的解决方案。

5 结束语

本研究以诗性书写为切入点, 通过叙事诗学、跨文化诗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多维度探究, 揭示了余华创作在当代文学场域中的突破性价值。在叙事诗学层面, 小说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书写范式, 对现实世界与彼岸虚幻世界形成鲜明的残酷镜像对照, 在冷叙事与热隐喻的张力结构中对黑暗现实射出批判锋芒, 用零度

叙事等来书写普遍意义的生存寓言, 吐露出对人性美好的挖掘与坚持。在跨文化交融层面, 余华通过融合中国伦理传统与西方个人本位主义, 在构建冥界世界时与但丁《神曲》的宗教救赎宗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余华在“死无葬身之地”绵延情感伦理, 使得存在个体在无为之境界里获得了精神超度, 最终救赎自我与彼此, 完成了对中西生死观念的解构与重建。另外, 本论文还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用于人物的心理与情感分析, 能够更深入地触碰余华解构现实苦难的目的。余华在先锋性与大众性之间开辟出独特的创作路径, 为中国当代文学诗性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也为当代文学处理现实议题提供了独特的美学路径, 其对于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独特贡献不言而喻。

总之, 余华的诗性书写本质上是一种批判性抒情, 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上升为了对人性存在层面的触摸。艺术作品中超现实的意境在揭示人性冷漠暴力的同时也期待着人间的美好公正, 人性的孰轻孰重和异化的无奈挣扎在生死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余华对冷漠现实与理想国的诗意化书写让我们正视邪恶与矛盾, 坚持正义和善良, 顺其自然。向死而生, 众生平等, 死亡是比现实更高的文明。我不为我, 世界不为世界, 无为无不。纵使周围再黑暗, 我们也要在黯淡中找寻到人性本真的光明, 毕竟人生而存在的最终命题是: 性向善, 才是人类最后的骄傲和胜算。

未来关于余华《第七天》诗性书写的研究, 可通过纵向文化脉络与横向跨学科方法来拓展宏观研究空间, 加强与传统诗学的关联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对话; 亦或将作品的诗性特征置于如诗骚美学等美学谱系中探究传统诗学精神在当代社会的转化与创新, 同时结合全球语境下的世界文学, 如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来探讨社会异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普遍论题; 或者融合哲学, 心理学, 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共同揭示社会困境形成当代反思; 还可进一步探索余华对于当代文学与文化表达的突破, 挖掘他对于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关怀与丰富意义。希望本论文能为余华研究与中国当代诗性美学书写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成为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1] Do Y Y .The Study on Yu Hua's New Novels in Terms of Affect : Focus on the Cruelty and the Absurdity[J].The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5,(73):133-158.
- [2] Hwang I J .A study on equality of Yu Hua's novel, The Seventh Day[J].The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2015,(72):1-41.
- [3] Huang Y .Ghos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turn: the case of Yu Hua's The Seventh Day[J].Neohelicon,2016,43(1):59-71.
- [4] Tammuz O .The Sabbath as The Seventh day of the Week and a Day of Rest: Since When?[J].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2019,131(2):287-294.
- [5] Cheng L .Historical Memory and Personal Trauma in Yu Hua's Novels[J].Research and Commentary on Humanities and Arts,2024,2(5):
- [6] 陈一军,杜丽娟.无法承受的情感之重——论余华新作《第七天》[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3(02): 75-80.
- [7] 丁婷婷.《第七天》的亡灵叙事论[D].南宁: 广西师范学院,2015.
- [8] 洪治纲.寻找,是为了见证——论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1):153-162.
- [9] 李灿.“生前”与“死后”——读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J].当代文坛,2019(04):56-61.
- [10] 李佳桐.论余华《第七天》中的叙事艺术[J].文化学刊,2017(06):72-74.
- [11] 李蓉.《第七天》:死亡的“诗意”[J].小说评论,2013,(06):82-87.
- [12] 刘江凯.余华的“当代性写作”意义:由《第七天》谈起[J].文学评论,2013(06):121-129.
- [13] 刘敏.余华小说的死亡美学研究[D].青岛: 青岛大学,2019.
- [14] 马会莹.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下余华《第七天》的生命意识之诗性书写[J].河池学院学报,2024,44(03):24-30.
- [15] 石晓枫.余华《第七天》中的亡灵叙事[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13(02):89-94.
- [16] 唐书晴.论余华《第七天》的意象叙事[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2(04):93-97.
- [17] 田燕.论《第七天》的叙事技巧和创作意图[J].名作欣赏,2015(20):67-68.
- [18] 田义.小说《第七天》创作诗学探究[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04):20-25.
- [19] 王占斌.文学伦理叙事研究[M].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2020(12):189.
- [20] 王兆燕.论余华《第七天》中的词语搭配变异[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0):128-130.

- [21] 肖雪冰.余华《第七天》的底层叙事策略研究[J].文学教育(上),2020,(07):21-25.
- [22] 于丰志.从《第七天》看余华对外来文学影响的创造性转化[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
- [23] 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 [24] 张聪俐.余华的生命叙事与死亡乌托邦——以余华《第七天》为例[J].今古文创,2023,(36):25-27.
- [25] 张谨柔,王莹莹.论余华《第七天》中的存在主义倾向[J].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5(06):9-11+25.

- [26] 张丽军,计昀.“鬼魂书写”的后死亡叙述及其精神限度——论余华新作《第七天》[J].北京社会科学,2015,(02):41-46.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